

零距离

汤玲玲



导师计划

计划不只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识字能力，加强他们的处世态度和自我管理行为等，同时对年长志愿导师的身心健康，起着令人鼓舞的正面作用。

当刚服完兵役的小儿子说他最近加入导师（mentor）计划时，我当下还以为那是指他会与年纪比他大的导师配对，从中学习。后来才发觉，他所指的是一项招入18岁至35岁青年的义工导师计划，原来是他当导师，去支援辅导来自低收入家庭、十五六岁的中学生。

或许是我较常接触代际课题的关系，辅导青少年的导师计划，总于我如美国著名的Experience Corps（EC，经验兵团）的模式，让年纪较长人士担任导师指导学生的印象。自1995年开始的代际EC计划，旨在鼓励50岁及以上的志愿者，担任公立学校里来自弱势家庭小学生的识字导师，全美每年有超过3万名学生受惠。

研究显示，这项计划不只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识字能力，加强他们的处世态度和自我管理行为等，同时对年长志愿导师的身心健康，起着令人鼓舞的正面作用。本地的新加坡乐龄义工组织（RSVP），也自1998年起在一些小学提供类似的课后导师计划。这项已超过20年的活动，对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家庭小学生和义工导师，都同样有着积极的改变。

我和儿子提及这些代际计划，问他让祖父母级的导师参与辅导中学生有何不可吗？他认为中学生肯定会更倾向于青年导师，因为年龄相差不大，彼此间较有共同的用语和笑话，会更容易建立信任。他提到今日青少年所面对的困境，已和过去大不相同。例如，在前网络时代成长的一代人，很难理解青少年面对网络欺凌的困扰，他们有意无意的论断，会更加深与青少年的隔阂。不过，他乐观地觉得，只要上一代人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，愿意换位思考，并且诚意关切青少年的经历和烦恼，代际导师计划还是可行。

究竟有多可行，效果如何，本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。月前我欣然发现，成立于2016年，致力于提倡发展青少年导师文化的新加坡导师联盟（Mentoring Alliance Singapore, MASg），近来在国家青年理事会的赞助下，开展为期半年至一年的代际导师计划（Intergenerational Mentoring Program, IMP）所发表的评估研究报告。

该报告肯定了IMP对参与青少年和义工

导师在能力，自信心等方面的有利影响，分析了一些特征及有待改进之处。由MASg的八个伙伴机构，根据各自的形式推出的IMP，大多以指导弱势家庭中學生为主，参与的青少年和导师的年龄层，分别为13岁至21岁，以及21岁至70岁，而中青年导师占多数。这个计划要求他们进行总共20次的指导交流（10次个人和10次小组）。

为了更认识代际的影响，我联络了几位机构的计划负责人，了解到他们在召集较年长义工所遇到的困难。首先，和时间较灵活的大学生等青年相比，平日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士，很难参与得配合学校时间的活动。退休人士虽然有时间，不少却因为对青少年的既定印象和隔阂，而缺少自信或兴趣参与。

负责人发现，年长导师在与青少年沟通时的确较具挑战，他们更需要工作人员在活动初期的陪同，帮忙破冰，建立联系和沟通方式。但是他们也目睹一些年长导师和学生，如何在活动过程中建立互信和友情。一位负责人说，这个计划的跨代性质让她第一次与年长义工接触，因他们的活力和援助下一代的诚意而深受启发，对她和其他年轻义工导师而言，这也是代际沟通和人生互享与学习的良机。

当然，导师指导（mentoring）也是职场上常听到的，指资深员工对新手员工非正式的指导任务。其中也有正式计划，如在2019年推出，旨在帮助本地女性科技人员，为她们提供职业与领导等方面指导的新加坡导师配对计划（Mentor Connect），和政府将在今年第四季展开的“导师计划”试验，通过各领域导师的领导，协助工艺教育学院辍学生掌握职业和生活技能。

这些新开展的导师计划，都显示我们的社会已逐步意识到，导师文化的持续发展，有助于培养具坚韧精神的下一代。希望接下来的导师计划，除了继续侧重支援和指导弱势和高风险青少年的同时，也能扩展至一般青少年，让他们能够学会安然面对现今高压的学习和生活环境。因为他们的身边有可以信任、愿意聆听和让他们寻求意见的导师，无论跨代与否。

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研究系副教授）